

## 生活百味

### 肥牛花



熊筱

中午一家人吃火锅的时候,求知欲和探索欲旺盛的3岁小侄女不停地发问:“这是什么?那是什么?”

全家人耐心地解答,这个红色白色相间的肉是肥牛,那个黑色的、圆圆的是香菇,那个黄色的、方方的是鱼豆腐……小侄女嗯嗯啊啊地应答着,不知道记住了多少。

晚上在我家玩的时候,小侄女突然指着窗台上的一盆花,大声地问:“这是肥牛花吗?”全家人的目光立刻被她吸引,肥牛花?闻所未闻呀,仔细一看,原来是我养的铁海棠。一家人哈哈大笑,小侄女懵懵懂懂地,听不懂这笑声的意思,甚至给大家解释上了:“红色的白色的是肥牛!”看来是学有所成了,还会举一反三。

其实,这铁海棠是我没有养好,不知道是光照、土壤、浇水、施肥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本来应该是整朵红色的花,却开成了红白相间。我明明精心呵护了,结果却不尽如人意,前些日子一直遗憾来着,却被小侄女命名“肥牛花”,突然间就豁然开朗。

万物有灵,拥有着,便珍惜吧。何必事事追求完美,养花也如人生,充满了不确定性,尽人事、听天命,付出努力也不一定收获期待的结果。肥牛花,也不错。



Ruby

街道图书馆里有很多书,也有很多报刊。偶尔,我会逛过来小坐片刻。通常,我会先翻几本可能会出现我名字的杂志:《现代家庭》《新民周刊》《莫愁》……

最近几次来,我爱上了《大众电影》。

小时候,我很爱看《大众电影》。那时,它是绝对的时尚风向标。网络发达后,它开始走向没落。我也不大看它了。

如今的《大众电影》,印刷比从前精美,厚度也增加了一倍,但可看度似乎不及从前。然而我为啥还喜欢看它呢?一半因为情怀,一半因为轻松。信手翻翻,拣几个有兴趣的片段看看,也还是有所收获。

今天,学到一个电影词条:音画对位。

## 阅读《大众电影》

电影中的音画对位讲究的是音画之间的相互独立。双方只存在联想或隐喻层面的关系。对位可以有错位、对立、对比、消音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

以电影《禁闭岛》里“不存在的水杯”为例,来诠释音画对位之“对立”的手法。女病人手里没有水杯,而她喝水和放下杯子的声音却出现在音轨中。那么在音画两者中究竟哪一方在诉说真相?

以杨德昌《一一》里的“影远声近”为例,来说明



## 梦影红楼

错字连篇。小时候看到的那种版本已成绝版珍品。

最近,上海古籍版的《梦影红楼梦》上市,我欣喜若狂,苦等两个月才等到。这本画册把旅顺博物馆馆藏的《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》重新装帧出版。封面用淡淡的青色折射出小说淡淡的哀愁,封面镶嵌着大观园的线描图,像苏州园林的窗花,让人有种想打开的冲动。封底用粉色的布面,体现该画册朦胧的、浪漫的美。

孙温是清嘉庆的民间艺术家,因痴迷《红楼梦》,耗尽半生心血,画成230幅《红楼梦》图画,每一幅都是一

“对比”的音画对位。《一一》中出现过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,他们在寺庙踱步的镜头是大全景,人物距离观众甚远,讲话声却犹在耳边。这种音画距离的差异让观众产生了某种窥探感,似乎我们偷偷溜进了主人公的情感世界。

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?这些细节倘若没人讲解,观众是不可能get到的。换句话说,知道了“音画对位”或许对我们以后的观影水平提高有一点点帮助吧。



场微电影。画采用重彩工笔画,描绘出每个章回华美精致的场景,用画笔对小说形象传神地诠释。2004年在国家艺术馆首展,获得红学界的交口称赞。

《梦影红楼梦》如今再版成画册,普通人也可目睹孙温大师的不朽画作,真是一大幸事。



## 研究作家的背景

乡长、县长、贵州省文联主席。让我感兴趣的是,小说《水土》中有十余处描写了主人公向海以及他父亲向正德的上海背景,包括上海话和一些上海的习俗。而且,作品单行本又注明于2013年10月第三稿改定于上海。

凭我的上海话八级水平以及阅读直觉,我认为作者肖勤和上海一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作者父母亲是上海知青?丈夫是上海人?在上海培训学习过?我请教了DeepSeek,它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本正经的



张超

首发于《十月》文学杂志的长篇小说《水土》,我读了四遍。因为作品精彩,我又一口气阅读了作者肖勤的其他小说,例如《血液科医生》《守卫者长诗》《丹砂》《去巴林找一棵树》等。再后来,我甚至开始研究起作者的背景。

作者肖勤,女,贵州遵义人,仡佬族,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做过县团委书记、

## 乐活人生

### 减肥楼梯



小狮子巴图鲁

去医院,我要看病的诊室在17楼。众所周知,医院的电梯是最拥挤的,我等了足有五六分钟,才瞅着空子挤进一台双数停靠的电梯,只得在16层就出了电梯,再爬楼梯到17层。

爬楼梯时,我发现这儿的每级楼梯都标明爬一级楼梯能消耗多少卡路里,楼梯拐角处还贴着一句标语——“生命在于运动,畅行楼梯减身重”。顿时觉得爬楼梯的脚步轻快了许多,每爬一级都好像能清晰地感觉到热量在燃烧。之后的付费、检查、取药都不在同一楼层,我毫不抱怨,麻溜儿地爬楼梯去了。



### 盲盒玉兰



黄震

办公楼前多了10棵玉兰树,去年夏天移栽的时候,爱花爱草之人纷纷追着询问,这玉兰花是什么色的?园丁说,要等来年开花的时候才知道。

半年来,这一排树就像一排盲盒,一直让人遐想。如同元宵节挂在树枝上的灯谜,等着你的答案。是冰清玉洁般的白玉兰呢,还是粉色如晕的红玉兰?会不会有紫色的花蕊呢?终于要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了,心里面难抑激动。每一种可能的花色都代表春日独有的浪漫。

北国的冰雪盛会已经让激情肆意地洋溢了,南国的花枝树下早已是人头攒动。站在这满是人情味的季节门槛上,迎风看景,感受时光的流转,心中便生出无限的期待与欢喜。多少充满着烟火气的日子,自此从脚下走成了往昔。玉兰展颜时,新春序开日!



#### 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jhwbpq@163.com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